

劉劭希

音樂鬼才

文／林筱娟

人稱「超級鬼才」的劉劭希，每張客語專輯都入圍金曲獎，得過四次金曲獎獎座，因而引起主流媒體的注意，更間接喚起大眾對客家文化的關心。

由於媽媽是鋼琴教師，劉劭希從小就看很多小朋友因為琴練不好，而受到媽媽的懲罰，導致他對學彈鋼琴興趣缺缺，加上長輩覺得男生學音樂沒前途，功課好比較重要，於是劉劭希在幼年時期的學琴經歷並不長。一直到十九歲那年，劉劭希生了一場怪病，常常做一些異於常人的夢，腦中有連續夢、分身夢、現場夢、七重夢等，夢醒後腦中便不自覺地出現很多旋律，但苦於沒有音樂基礎而無法將這些旋律記錄下來，「生病後我突然覺得自己不得不走這行」，於是劉劭希踏上了學習音樂創作的旅程，他進入音樂界邊做邊學，其編曲作品有上百首收錄於知名歌手的專輯中。

夢裡的音樂 「上帝送我的」

雖然劉劭希已經踏入音樂界，自十九歲開始的那些夢至今仍不時出現在他的生活中，「我是活在兩個世界裡的人，夢境裡的一切都很真實」，即使如此，他沒有被現實和夢境混淆思緒，不但能清楚分辨兩個世界的差異，還從夢中得到許多音樂創作的靈感，「你可以說那些音樂是我自己寫的，也可以說是上帝送給我的」。

劉劭希十六歲便離開家鄉東勢，到台北讀高中、大學，退伍後還是留在台北工作，在職場上用河洛話和樂師們溝通，因此逐漸忽略客家話、拋棄鄉土情感，直到他某天回到東勢，聽到的不是預期中的客家話，而是滿街的河洛話，讓當時三十歲的劉劭希驚覺客家話遭到侵蝕，於是才挽回客家身分，開始客家的傳承工作。此外，客家歌曲的市場不大，「如果做客家歌都餓不死了，就沒有什麼是我不能做的」，為了挑戰自己，劉劭希決定以冷門的客家為創作題材。

創作曲風多元 不必固步自封

「做客家歌曲不是為了要求特權，而是要保留客語，但我知道幾首歌並不能保存完整的客家話」，劉劭希希望藉由客家歌曲呼籲客家大眾不

客家會變成弱勢文化，客家人自己也要負點責任並且反省，不要只是守著農業時代的語言而不接受新事物，否則會造成落後的形象，使年輕一代的客家子弟對客家文化興趣缺缺。

要忘記自己的語言，也告訴其他族群，不要因為客家人說國語、河洛話而忘記他們的存在。劉劭希表示，客家會變成弱勢文化，客家人自己也要負點責任並且反省，不要只是守著農業時代的語言而不接受新事物，否則會造成落後的形象，使年輕一代的客家子弟對客家文化興趣缺缺，「要用創新的方法去傳承傳統事物」，因此劉劭希試著創作曲風多元的客家歌曲，而不固守於傳統的客家山歌。

現今社會中有許多人承認自己的客家身分，對此，劉劭希覺得文化是有選擇性的，客家身分不是「血統論」而是「認同論」，血統都不重要。他笑著說：「就算我不說客家話，我還是可以過得好好的啊！」東勢鎮說的是在客家語中居於弱勢的大埔腔，早期的豐原以及台中北屯也是大埔腔的聚集地，但現在已成河洛語地區，甚至連東勢的大埔腔也逐漸沒落，此外，在大埔腔以外，還有更弱勢的紹安腔。劉劭希認為語言的消失代表它的文化力量或者經濟力量不夠強大，他提及：「我的歌只有提醒的作用，要保存客家文化還是要靠所有人的共同努力」。

勇敢表達意見 才能幫助改革

提及劉劭希不接受客委會贊助時，他表示：「我嫌他們給的不夠多」。劉劭希說，要發展任何一項東西的前提是，該花多少資金、多少人力，都不能省，就學美國好萊塢為例，他們成功是因為他們該投資什麼就一定會投資下去，劉劭希認為如果我們也能用同樣的規模拍攝國片，就可以拍出好萊塢級的電影，相同的，客委會要成功推廣客語就要編列足夠的預算，「甚至要比國語歌壇的資金更多，因為現在國語歌是主流」。劉劭希認為在推廣客語這條路上，困境一直都存在，語言沒有用處就沒有價值，因此，如何提高客語的附加價值是值得討論的議題，不論是音樂、遊戲、戲劇、文學或電影都是發揚客家話的好方法，「就像哈韓族會為了看韓劇而學韓語一樣」。此外，劉劭希還認為客家文化應該年輕化，辦傳統活動給老年人參加是敬老尊賢的表現，但偶爾也該創新以引起年輕族群的興趣，用新的方法向傳統致敬，「畢竟負責傳承的是年輕人」。



最後，劉劭希期望客家子弟能勇敢把自己的想法提出來，「覺得客家電視台難看或者廣播難聽，就要跳出來罵」，如果年輕人因為節目不合胃口就不看不聽也不表達意見，老東西將永遠存在，「勇敢地表達意見才能幫助改革」。

■堅持獨立製作，作詞、作曲、包裝、宣傳到MV拍攝，都由劉劭希一手包辦。（劉劭希提供）



■極力捍衛客家文化，劉劭希在客家樂壇闖出一片天。（劉劭希提供）

「我是快樂嘻哈客家人」

許多歌手的專輯都採收集式做法，集滿十首便出專輯，而劉劭希採「概念專輯」作法，先為專輯定主題，再沿著該方向作詞作曲。劉劭希的第一張專輯《嬉哈客》，被誤認為「嘻哈」，其實在這張專輯出版時還不流行將Hip-hop翻譯成嘻哈，雖然有融合一些Hip-hop元素在專輯內，但他將整張專輯的重點放在「顛覆」上。劉劭希說：「過去，我覺得客家人太悲情，一說到客家人就想到種田，所以我想當個快樂嘻哈哈哈的客家人」。

早在二十年前，劉劭希便認定，如果不及早發展出不可取代的風格，台灣音樂界遲早會垮台，「唱片公司的老闆是商人，不是藝術家」，劉劭希不贊同唱片公司請懂音樂的人來包裝歌手這種作法，於是開始往「獨立製

作」發展。所謂的獨立製作，指的是由作詞、作曲、錄音到發行、宣傳、MV拍攝都由歌手自行負責，而不透過唱片公司的安排。也因為獨立製作涵蓋的範圍較廣，讓劉劭希察覺自己在網路、設計、動畫等專業領域的不足，於是動身前往當時物價水準較低的北京進修。在北京的六年間，劉劭希學習網頁製作、學畫動畫也學MV拍攝，這段日子對他來說是自我野放，因此，第二張專輯《野放客》，一方面採納「Funk」曲風，另一方面便是描述自己在北京的經歷。

「萬相成空歷劫來，年華早逝落痴呆，欲化飛仙乘風去，碌碌終生不明白，千里遙望故鄉，地動山搖淚成海，手持金戈唸童詩，八方來客盡開懷」，這首七言律詩中的八句話，分別為第三張專輯《八方來客》中八首歌的歌名，記錄劉劭

希十九到四十歲間的心路歷程。

劉劭希反對將客家文化定義為農民文化，但不否認自己是農家子弟，他的家鄉——東勢鎮是以種植水果聞名的鄉鎮，在受到九二一大地震和土石流的摧毀後，已逐漸沒落，於是劉劭希的第四張專輯《果果台客》，不但用以形容種植水果的台灣客家人，也隱含著「Go Go台灣客」的意思。

《賊客船長》是一張具有批判性的專輯，主要在闡述政治偶像的形象破滅，人民就像被船長騙上船卻下不了船的遊客，然而握有權利與財富的人還繼續描繪著一幅美麗的藍圖，高舉客家文化大旗，卻打擊客家子弟對工作的熱情，並希望我們繼續繳稅。

以上五張專輯紀錄了劉劭希十九歲至現今的心路歷程。出了五張客語專輯也沒換過受寒的劉劭希開始創作國語，「演奏曲接受度比客語高，應該也做得起來吧。」他說。（林筱娟）



■中視《快樂生活王》主持人洪怡惠，主持過不少節目，也是資深的新聞記者。（左圖與上圖／網路擷取；下圖／洪怡惠提供）



洪怡惠

因為文化是會不斷進化的，停止不動對客家文化也是不好。文化不好的部份會隨時間而流逝，好的自然會永流千古。

快樂生活王 不憂文化消失

文／陳奕儒

每天早上享受美味的早餐，電視轉到中視，播放的是《快樂生活王》，美麗的主持人，以甜美的聲音介紹今天節目的主題。相信許多人都熟悉這一幕，而節目的主持人相信也令很多人印象深刻，溫婉大方，這些都是洪怡惠給人的第一印象。

洪怡惠是資深的新聞記者，曾經報導華航澎湖空難等空難事件，蔣宋美齡紐約追思禮拜現場轉播等等。她也是著名的主持人，曾經主持過《搶救失業大作戰》和《女性魔法師》等節目，現任《快樂生活王》與《新聞6一下》的主持人。

採訪當天，寒風颯颯地颯著，身體早就凍得直發抖。洪怡惠卻只穿了一件背心，寒風中依舊行走自如。洪怡惠當天有繁瑣的相關活動，好不容易等到中午休息時間，採訪終於可以正式開始。

同儕壓力大 努力丟掉台灣國語

小時候她住在苗栗三義一帶，父親是潮州人，講的是廣東偏閩南的話。「但也會說客家話，可能是來台灣以後學的。」母親則是南投客家人，遺傳自阿嬤的客家血統。講到這裡，她露出靦腆的笑容說，自己只能算是半個客家人，由於生長環境是傳統的客庄地區，無論家裡或跟附近鄰居說的都是客家話，所以從小就習慣講客語。身為一位專業的主播和資深的主持人，洪怡惠擁有流利的國語，然而問到使用客語的頻率時，她卻搖搖頭說，現在鮮少使用了，說起來還有些生硬。有時候為了職場的需，還需要練一些閩南語。她低著頭回想當時的狀況。還記得那時候，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，為了要採訪他，所以還特地跟同事練習閩南話。

是什麼原因減少了客語的使用，洪怡惠笑了笑說，要從讀新竹女中開始說起。那時候就讀新竹女中，頭一次離鄉背井，獨自一人到新竹來住。同學們大多數都說國語，所以能說客家話的機會也就減少了。難道同學中都沒人是客家人？聽到這個問題，洪怡惠馬上回答當然有，只是客家人生性很低調，在公開的場合不太會公然

講客家話。有時跟班上的人同學聊天，即使是客家人，也都只會國語交談。而她個人之所以不太愛講客家話，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。那時班上同學老是嘲笑她，說她有客家國語，而且聽起來很奇怪。面對當時同儕間的壓力，加上自尊心被刺激，於是她下定決心要把國語學好，把客家的口音去掉，所以後來就較少說客家話了。她有些笑笑地說，就算回到家，跟爸爸媽媽講話，也都習慣講國語。

長官客家人 面試工作助力頗多

客家的身份是否會造成求職或工作上的困擾，洪怡惠搖頭說，好像沒有，反而因為她的客家身分，對求職多了些機會與幫助。當初求職於中視，完全沒想到當時中視的總經理居然是客家人，可能有點同鄉情同鄉，面試的過程相當順利，他還用客家話聊聊天，後來果然得到記者工作。工作上的上司、採訪主任也是個客家人，他很喜欢用客家話跟她聊天，她當然也用客語回應，雖然兩三句後就自動換成國語了。不過工作場合上其實有蠻多客家人，他們對她都很照顧，私底下偶爾也會用客語聊聊天，講到這裡，洪怡惠流露出感激的眼神。

客家美食向來就為人所知。清脆爽口的薑絲大腸和香Q美味的客家飯條，都相當好吃，一講到客家美食，洪怡惠整個精神來了。但她最喜歡的是家鄉的味道，客家麻糬與客家桔子醬，都是她的最愛。客家麻糬就是俗稱的齊粿，作法是把糯米用扁擔壓扁，等到水分流乾，糯米團變硬，在放入熱水中滾煮，等熱了以後，還得用機器或人力不斷地搓揉，揉到麻糬變軟後，就可以撕一塊起來配花生粉吃，是讓人一口接著一口、欲罷不能的好滋味。

客家桔子醬也是洪怡惠大力推薦的美食。一開始吃起來可能會有些不習慣，但可以試著搭著別的東西一起吃，她以鼓勵的口吻說。最喜歡搭配的，就是客家傳統的土雞，那鮮嫩多汁的口感，再沾上一點桔子醬，吃起來酸中帶有些甜味，簡直是人間美味。「每次回家過年，最期待的就是這道菜了。」洪怡惠興奮的說。

採訪壓力大 尋找心靈的庇護所

說到客家傳統的祭祀，洪怡惠埋頭苦思了一下，才說她們家裡好像沒有什麼傳統祭祀。有印象的只有掃墓拜祖先，但是掃墓的日子跟一般人不一樣，不是在清明節，而是元宵節的後一天，客家人還蠻重視這個日子，算是對祖先的尊敬。但除此之外，家裡其實並沒有特殊的客家傳統。大概是因為阿嬤是個基督徒，所以家中比較少有拜拜的行為。但媽媽的信仰跟一般大眾一樣，農曆上要拜拜的日子，她就會自己跑到廟裡去拜拜。爸爸就比較沒有什麼宗教信仰。

「我本身也是跑過許多教會的人。」洪怡惠抬頭若有所思地說。大概是五六年前吧，因為當時她擔任社會版的記者，常常採訪強暴、搶劫，砍人，輾車等大量負面的新聞，每天接觸到的都是社會骯髒黑暗的一面，精神上的壓力常迫使她做不下去，檯面上她依舊得面帶微笑報導新聞，私底下卻是沮喪不已，人性的墮落，使她懷疑了生命的目的，於是她開始到處尋找心靈的庇護。後來是經過朋友的介紹，來到新竹的大夢園協會。「這是一個講求愛的地方。」洪怡惠笑著說。在這裡人人都是兄弟姐妹，愛是這裡核心價值。「我常常覺得社會上有些問題，就是導因於原生家庭的問題，如果每個人都能在一個充滿愛的環境成長，每個人都懂如何為對方付出，相信這個世界就能和平共處了。」

文化會進化 好的自然留傳千古

擔不擔心客家意識或文化的消失，洪怡惠笑笑地說她並不擔心。她又笑著說，她自己本身就沒有什麼客家意識，所以也無所謂的擔心意識消失。難道對客家文化的消失，不感到任何憂心嗎？洪怡惠聽到了歪頭想一下，她認為客家文化是不會消失的，因為文化是會不斷進化的，停止不動對客家文化也是不好，而且有些客家傳統的東西也很不是很好，像客家人習慣吃重鹹重油，這些不良的飲食習慣，對身體都是很大的負擔。文化不好的部份會隨時間而流逝，好的自然會永流千古。

叫媽媽 來阿嬤

活潑的洪怡惠特別講了一個她小時候的趣事。故事是這樣發生的，她有兩個阿嬤，後來都嫁給閩南人，由於阿嬤並沒有特別教小孩子客語，所以她的表兄弟習慣講閩南語。有一次她跟家人回娘家，她有事想要找媽媽，於是便在客廳，叫著阿嬤阿嬤（客語裡媽媽的叫法），沒想到被她的表哥聽到，以為她要找阿嬤，所以真的就把阿嬤找來了。說到這裡，洪怡惠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想當天狀況應該相當尷尬，卻也突顯出不同語言間交流的有趣現象。（陳奕儒）